林泉隨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泉隨筆

張綸言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言

愚嘗謂諭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羣瑜方技術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倘皆心有體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抑豈不可以爲學之助乎既又自以爲太史公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如司馬遷然尚云爾況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窮鄉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測又焉得徧觀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

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咿釣江淮自愧無益於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舛有可考疑有當辯者疏而通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録久之不覺成編至於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奥則未敢啓而弗敢以輕言也第恨家厄田禄片紙隻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證往往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庸末於學而遽云云見嗤改而正諸則幸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

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其說詳矣未嘉史氏管窺外編所載諸儒論辯不勝其多或以爲春秋書春王正月非春也聖人假天時以立義耳又謂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時既曰行必因當時不行而言也又引左傳春蒐夏苗無氷獻麥等事爲証反復數百餘言不過皆爲商建丑即以丑月爲歲首周建子即以子月爲正月今按山堂許氏言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特筆而他書月數不改乃時王之制如是則諸家不改月數之說爲有據矣而考亭朱子詩傳孟註亦未以周月爲夏月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聖經無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諸家之

辯考之古誠不謬矣蔡氏之說又豈不可爲來世法乎不然則漢之太初歷以寅月冠歲首歷代因之更千載而不變者得非天道不爽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則蔡說自可垂法後世商周月數改與不改不必深究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粤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昊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謂也

易乾卦爻言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本義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蓋乾卦至九三聖人德業進修無以加矣至九四則將

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時者勉之之辭雲峰胡氏曰三四重剛不中危疑之時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此說與本義頗異未詳其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曰九四非重剛剛字疑衍蓋以九雖陽爻而四非陽位故也雲峯胡氏猶以為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與九三並言之何哉

隨卦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曰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是也在隨之初當為之戒本義曰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二說不同今按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故爻辭示戒

又按九五孚于嘉吉本義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指二也二既中正必不含九五而係比初九其為戒辭明矣

師卦六五弟子輿尸本義曰弟子三四也今按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此弟子蓋獨指六三一爻豈本義誤而蕙言之或字有訛謬耳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本義有曰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恐此語頗有訛誤夫軍旅之興用人非一道凡有一智一能之士皆可使也功成之後分其高下等差封之爵土榮以禄位加之賞賚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苟但優以金帛而不封之以爵土則賞不(州酉)功恩不補
勞而功臣為之解體矣如漢之韓彭唐之李勣尉遲恭之
流皆一時貪力逐利之人也使無高位重爵以激揚之則
必望望然去矣亦安能得其心而盡其力哉又按朱子有
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
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以此說易本義中數句
可也
共封莧陸兵兵朱子莧馬蕢莧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
誤以為一物本義亦欠攷
詩次墳父母孔通傳言父母指文王又曰父母甚近不可

懈於王事而貽其憂劉氏亦曰父母行役之父母也蓋婦人喜其夫歸勞之曰爾不可懈於王事爾雖行役然父母甚近可以知其安否也竊恐後說勝前

氓三歲食貧又曰三歲爲婦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而至於老則不特三歲矣此歲豈指遥奔之初而言也傳言是婦失身於人宜爲人所賤悪然少而親暱老而棄之則其人忍矣宜其謂之蚩蚩之氓也

野有死麕魯齊王氏研幾圖以爲淫詩今考此詩首云有女懷春傳曰當春而有懷也毛曰有懷則必不拒人之誘

矣又曰吉士誘之既曰吉士則亦非強暴之人矣其末三句蓋是女信其人之誘使之舒緩而來無動我巾無使龐吠欵人不驚覺而適其願之辭也況其語意又與將仲子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相類甚爲淫詩無疑豈亦鄭衛之詩而誤列於此歟

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一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擾曆家之說也然張子獨以爲天右旋日月皆左旋蓋以天行健日月不

能及及若右旋正其後諸儒皆本說而見於蔡氏書傳尤詳東嘉史氏以為曆家攷驗天象其法自有傳授先儒之說固為有理恐不如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輯詩傳則先述曆法晚年訂書傳則取正蒙語録中雖有定論而詩傳竟無改易則史氏之說似不可不攷也

小弁首章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及釋六章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其後篇題下又曰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孟子註亦曰幽王廢宜臼宜曰之傳為作此詩嘆王信讒而不察傷己無辜而被廢憂

怨迫切而無過甚之辭非孝敬篤至者弗能及也使平王而知此東遷之後必能止申侯之罪報乃父之讐而周室中興矣序謂此詩太子之傅述其情而作似不必疑也緜之八章云詬厥以為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能殄絶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云也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秉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晉侯為主於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秉矣前後似不照應周禮祭祀供薦羊鄭

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為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而茅者其為二物明矣當從杜說

禮記曾子問篇吾聞諸老聃馮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歲者本朝宋太史曰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關尹喜丹八年入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關尹之時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說則孔子適周之時則聃猶未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家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欺

後世哉朱子雖嘗疑有丙老聃而終亦自以爲不然註禮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爲之回護而其實終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王藻君酒肉之賜弗耳拜子思於魯繆公之饋鳥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因萬章之問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何歟豈禮道甚常而聖賢變禮以從宜歟抑亦所處之位與所遇之時有不同歟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縣於太白之旗縣妻妾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于赤旆必有所受

而遷史之訛明矣

莊子逍遥遊篇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然喪其天下焉蓋言堯往見神人而有志於道雖有天下而不與若喪之也陸氏以四子為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今按堯讓天下與許由則堯許固同時矣若夫三子皆在堯前堯豈得一時而皆見之哉此四子雖有所指然非陸所言也其讓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恐非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則棘為夏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為証耳

荀子言武王誅二人又兩言懸紂首于赤旆史記云斬紂與妲己首是誅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親斷紂頸手汚于血愚謂武王伐商在於除暴救民非復讐報怨也紂死而天下定矣懸其首於旗欲何爲乎懸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乎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又言施惠鄧析子法先王不是禮義及其論治天下則曰隆禮義而殺詩經又曰法後王以一天下制度前後語意自相矛盾又曰道過三代謂之湯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道與法果何分乎豈道謂隆禮尊賢之類而法乃治世刑重亂世

刑輕者耶先儒言其學不純粹而言時或出入申商間於茲信矣

東海則有紫絲魚鹽焉然而中國得以衣食之楊註謂紫絲未詳又曰俗傳是紫貝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內含珠古謂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說雖稍通然於衣字有礙竊疑紫絲如禹貢皮服織文之類既無考証不如缺之相者之術巧發而奇中見諸傳記多矣荀子非之以爲相形不若論心其言亦似有理東萊呂氏猶以爲無故而爲吾道增一異端若夫列子子游子夏子張子思孟軻于惠施宋鈃之中而既非之則其失抑又甚焉楊雄曰荀卿非

數家之說俊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蓋亦不以卿之言爲然矣

楊子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蓋指孟子言孔子疾鄉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疾乎故復答曰我所疾者則在攘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釋註而知其秘乃謂雄譏孟子攘我而實我食失之遠矣

史記鄭世家子產鄭定公之幼子也其下無註愚按鄭穆公生公子喜公子師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此所謂鄭之七穆也發字子國古者孫氏王父字子

產發之子公子僑也僑子參謂之國參今曰定公幼子循吏傳又曰成公幼子豈傳寫之誤耶謂子貢家益饒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實先後之也其意蓋謂孔子非子貢多財歷聘諸侯則不能致此聲聞之盛殊不知聖賢取重於人者初不在財與勢也謂孟子書為軻自著韓子以為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二說不同朱子以史記為是今按古者諸侯死後方謚孟子所見若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數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竊恐韓說為長

淮南王安傳王子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後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蓋言不害不爲王愛王后蔡不以爲子數太子遷不以爲兄數如淳註曰不以爲子兄秩數意雖近而欠別白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有歲而崩豈有人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爲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爲王亦主趙說而言之耳

經傳中言帝與老氏不同今以書多十篇證之尤爲明白

始言惟天不畀繼言惟帝不畀末又言惟天不畀此三語反復一意不過皆言商紂不君天不佑之而致於喪亡也可見天即帝帝即天寧有彼此之間哉程子曰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孟子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饒氏以爲徵吉川上之嘆是也今按荀氏宥坐篇子貢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告之甚詳仲尼稱水其指此數

荀子言孟子惡敗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妻因毋言而止二說不同豈荀子在前或別有傳云楊氏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說最爲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於此

楚辭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極稱其善蓋嘗因是言之以爲人物之命雖各稟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然君子行法俟命正義明道如易剝之六三復之六四而未嘗以吉凶悔吝易其所守也屈遭讒放逐之際不忍宗國淪喪披歷忠悃聲之歌賦冀其君之感悟而其君終不寤也於是捐身赴淵視死如歸其必有見於此宜朱子之深嘆而重許之也

或曰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命若釋氏所爲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剋四時之休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配則人之生死休咎固於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祿命辯力詆其謬末引子罕言命繳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已之命有同韓公故一生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者利不苟趨禍不苟避惟義所在

惜誓洪氏以爲賈誼作朱子亦以其辭壞異奇偉非賈誼莫能及今攷史記漢書本傳惟吊屈原鵩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枚伯比干之所爲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証以出處本末以爲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玉九辯曰今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遂跼跳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騰瘠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甚意

不師其辭此題是也山谷黃太史言作賦須讀宋賈馬楊之作而效其驟便有古風愚謂屈原辭賦之祖苟能究心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舍矣

神仙者流此老莊列子之外如黃庭經參同契淮南子抱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傳等書次第相述其言修煉之術備矣大槩言人之有形不過精氣神三者而已苟能保固三者可以長生苟卿言精神相反一而不二惟聖人意與此合然而世之傳其書用其術者悉皆不得其效而反以召禍不能成丹而適足以喪軀其故何哉豈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歟抑亦無仙風道骨弗足以承

此歟先儒程子有曰置風于密室之喻以爲學其術者可以延年致壽而未能飛昇變化朱子感興詩則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遽能安又詩曰迷心昧性哂竺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其說如此然則神仙之術果可學乎譚氏化書有曰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者化爲秦漢之戰爭竊惟道德仁義一道也其行與否則在乎人焉爾秦漢戰爭由不知仁義故也而曰仁義化爲戰爭則是戰爭反緣仁義起也豈不誤哉又云有賞罰之教則邪道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是不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所當罰則觀感懲而邪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諛諂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恩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者始名為儒今曰莫知莫窮則又惡足謂之儒哉予觀是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 或祖黃老莊列或本釋氏

或述晏墨語皆親切至其言儒則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遠也但其後七奪絲綸雀鼠等篇極言民食之急以規夫剥民以自奉者則爲懔懔有補於世老子曰民之貧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貧景昇之言亦有所自云

李氏中和集言人有斷蛇作兩段而其首尾猶動煮蟹已熟而其足猶動或問其故曰此氣動非性動也愚謂人物之生死不過陰陽合散之所爲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理之常也蛇斷蟹熟猶動者餘氣散未盡生理未遽絶也夫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未有氣存

而性不存氣動而性不動者也

范曄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況有甚於是者乎後之作史者於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令董宣殺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曄正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儕之酷吏傳何耶

陳壽三國志龐統爲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言統非百里才先主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蔣琬除廣都長事不理先主怒欲罪之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先

主乃不加罪後事後主功業畧與亮比嘗謂人之才器各有所宜非長於知人者弗能隨其才而用之也唐韓子言醫師之用樂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譬可謂親且切矣統與琬固一時之彦也使不遇睿肅諸葛薦之先主則終於下位而已又孰能知其才之美而使之居大位以盡其才哉由是知世無不可用之人顧用之者何如焉吳暨艷爲選曹尚書好爲清議時見郎署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等彈射百寮褒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爰之後孫權聽讒罪艷及選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典艷彪皆

自殺夫分別賢不肖廉貪而黜陟之選曹之職也艷處所行如此可謂不負任使矣使其取舍進退一以至公而不揚人閭昧之失以顯其謫亦何不可之有哉惜其君臣之間誠意未孚而驟欲行已之志貪污肆行而遽欲沙汰太過此取禍之道也雖然艷處固可罪矣孫仲謀以公道黜而罷之可也而乃聽受諮言迫之死地則過矣法正言許靖有虛譽而無實用今觀靖雖聲聞過情行事舉動未悉當未嘗如法正之殺人報怨也正既知浮譽且不足重而所為悖理乃如此使不遇知己之主亦殆矣豈非明於責人而暗於省己者耶步隲困窮時同衛旌脩刺奉瓜以獻

焦征羌焦待之甚薄衛怒而隲畧不介意且曰吾貧賤主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隲為相而衛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甚器誠必異乎凡庸步隲遭人鄙薄而能忍之實泰如此其器識過人遠矣卒致爵位通顯宜哉

晉書王戎傳言戎見晉室將亂慕邊伯王之為人與時卷舒愚竊惑焉夫伯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非與時浮沉者也若戎者居平時既乏蹇諤之節遇亂世又無康濟之才躭禄嗜利畧不知愧正孔子所謂鄙夫可與事君者而曰慕伯王之為人不亦繆乎郭舒爭繆垣事引堯舜以諫王軌且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是以敦爲君而已爲臣也然則舒之罪豈在錢鳳流充之下乎況舒先事王澄澄爲敦所殺舒縱不能爲澄報讎潔身而去可也今乃俛首以事之亦已甚矣史氏贊其忠亮烏在其爲忠亮哉

北史王軌傳言軌被禍雖其自致然亦爲賀若弼所陷吾讀史而悲之使軌謹足以防姦謙足以下人密其口語而不泄竭忠少主而不倦則禍曷從而至哉戴溪氏稱人之保全功名以其能謙謹也然則謙謹二字其爲將之要也與

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爲爲章讎蕘瓊而作或以爲爲房琯杜甫而作蕭氏盡廢舊說以爲因玄宗幸蜀而作

以今改之皆無証據且其問君西遊何當還等句輕忽而爾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蓋白之天才絶人是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爲如說者之云也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予讀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歟柳子厚憎王孫文晁氏叙之曰離騷以龍蛇鸞鳳托君子以惡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倣之今詳其詞意蓋言君子之作忠効勞如此而群小之妨賢蠹國如彼其是非善惡如

後之與猾候不難辯也人君爲不斥遠小人以杜其奸爲不親用君子以展其才其言似矣然則子厚之貶謫亦君子之過乎蘇子瞻論賈生有曰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吾於柳亦云非國語詞簡旨微其中小有差失然非深於理者不能分別也如邵到嗜芰之說蘇子瞻亦嘗辯之而蘇說亦未盡也蓋柳意主於孝親而蘇則重在忠國各舉一偏言也虞槃乃曰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言亦非也乃著非非國語而辯斥之則過矣朱子嘗言非國語辯得皆是不知虞何所據而非之也惜不得其書而詳攷之子厚不信羭羊之說蓋以其性在怪妄也

而復自述謫龍城之說何歟鐃歌鼓吹曲自漢魏而下惟柳作為首浦陽吳氏作楚漢正聲取其所作辭賦繫於司馬相如楊雄諸賦之後而他作不預焉其意從可知矣謝皋羽宋末遺老而其作辭隱指遠中含黍離雉露之悲非俗眼所能識也宋太史宋曲沈奧典雅極力模倣猶瞠乎柳之後至於剛陳璉之作造製益工其去柳謝益遠矣鈷鉧潭西小丘記一篇言新理暢狀物如畫今因其語而釋之如曰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視不壅也潸潸之聲與耳謀聽不雜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神虛故能通也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心靜故能應也所謂君子必有游息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澈慮滯志無所容其入者
如此
韓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
爲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
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
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矣
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
焉蓋指其覆車託爲聲詩以諷時君而垂戒来世爾易曰
治容誨淫左傳叔向之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書有内

作色荒之戒詩言褒姒滅周之禍唐室之不競豈不亦由是哉但其辭語迫切淺近發揚太過有失爲尊者諱之義也不然則國風於姜氏齊侯之事曷爲諱之乎

五代史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易保定三關復趣進師左右諫曰陛下離京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取關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燕之地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會有疾乃還歐陽言史臣譏世宗輕萬乘之尊馳千里而襲入殊不知世宗此舉蓋假克南唐之威而乘述律之怠其取勝必矣說者又謂虜衆果聚幽燕之地周師深入未必能勝今攷遼史言燕人聞周師至皆遁入西山以避或

請出師拒戰遼主不肯且言所失皆漢人故地不足惜由是觀之則述律之意可知使世宗乘機進兵則契丹不足平而十四州之地可指麾取矣不幸天不假年中道崩殂建至有宋革命坐受其侮而莫敢誰何也他日遂成靖康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正陰陽消長之機夷夏盛衰之會也是可為嘆息哉歐陽公秋聲賦寓意深遠九秋之時草木零落百物變衰亦由當時君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元城劉公與馬永卿論國事亦以春風秋霜生殺為言公之此賦豈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歟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盛衰無常吉凶靡定非識微之君子何

足以知之

通鑑綱目書唐魏徵王珪事其下分註載范氏之言而論語註亦曰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其辯明矣尹氏發明乃曰王魏爲東宮之臣受命於高祖也受命於高祖則是高祖其君也王魏之與太子秦王均之人臣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後復事太宗亦受命於高祖也若是則二子非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但失於不請不能輔導失職之罪耳愚謂斯言辯則辯矣無乃啓後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王魏受高祖之命爲東宮之臣亦猶父擇婦以配子也

豈有人殺其夫而爲之婦者反俛首以從之乎由是觀之
尹說之謬不辯而明矣宋鑑遼漢會師侵周周遣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帥師禦之胤至陳橋爲衆擁立而還今攷遼
史是年首書宋太祖廢其主宗訓而自立無出師會北漢
伐周事近故侍講永新劉定之以爲此蓋宋太祖欲迫恭
帝禪位周之時相欲圖策立之功故爲此聲以駭寡母孤
兒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說是也先儒又謂宋太祖之取
天下出於無心其保天下出於有意此言亦未盡也宋之
取天下與梁晉周無異但不至於已甚焉耳所謂以逆取
之以順守之者其歷年三百宜哉

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錄從之嘗閱史者錄實事而善惡是非具見其所係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愚謂之朝君則偏聽獨任相則淺狹執拗自是君臣上下皆無可稱之善矣蔡卞欲諱其婦翁之惡請重脩神宗實錄哲宗感其說而從之蓋恐范祖禹黃庭堅諸人私有損益於其中而是非善惡不得其實故也殊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語言文字可得而變移黑白者其用心亦誤矣其後蔡絛所著鐵圍山叢談所紀多宋京末事且諱諱為其父諱豈非卞有以啓之乎

宋南渡錄所紀徽欽二帝北狩之事細微曲折靡不周備

此蓋當時山林疎棄之士傳聞編録遺辭之際妄爲增損
暴揚太過不可信以爲實也其間如聖僧獻茶天雞王不
免馬足之厄之説奔竄困暗求衣覓食之事間關道途數
千里之遠夷狄之人不諳文字中國之臣又無在者孰從
而記之劉氏宋論亦謂枯宰腹下有瘢類太祖艱時之狀
故入汴之時盡取太宗子孫以去人謂太祖復生以報宠
吾於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説可爲後世之鑑誡故用
表而出之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直夾
攻燕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命素定亦

由人爲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之說能不爲慨歎乎

金史文藝傳蔡松年言利興黨誣殺田彀而贊乃謂之文不能掩其所短愚謂言者行之表無行之人其言未能中法度而有條理也今松年之心術行事如此文辭雖美奚足尚哉又謂李純甫知道今攷其始末無異晉之阮畢之流晚年用力佛老之學而著書皆祖其意至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則純甫之沉溺異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又謂李汾狂氣今觀汾雖有文學可謂不知命者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榮辱得喪皆聽於天而無較計於利害之

私今汾仕而不達動輒尤人狂疎無忌卒以不得其死宜也隋書劉焯劉炫傳贊有曰天之於人常與者聰明而不與者貴仕焯炫其如命何吾於李汾亦云

方技傳劉完素張從正皆以醫名世完素用藥多寒凉其法專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治疾多効從正則熟汗吐下三法用藥如完素而少變之亦多奇驗今觀二子所著原病式儒門事親等書各有的見可與丹溪朱子格致餘論參互而用信知醫矣其術之精微變化亦必自有傳授後人不得其秘拘泥紙上語而用之鮮不誤矣此又學醫者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初入中原之時三戰三捷北兵爲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槩而不紀其
制敵制勝之詳史脩於元豈有所諱耶

宋鑑言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檜死乃免論者以爲出於一時之幸使檜不死則諸賢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術數所得而謀也諸賢無致死之道使檜不死亦未必能殺也昔公孫弘薦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鎮叔吕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致之死地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由是觀之人

之生死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已諺乎或曰如子言則漢末諸賢死於黨錮者皆果有致死之道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則不知時勢者也邦無道危行言孫王昏政亂姦邪橫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丼兢誅戮其與朱之諸賢所遇之時有不同矣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機會之至有緩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禍難雖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覺其未發而有道以處之如邵伯温所謂權輕重死於所當死可也禍已迫而如楊雄楊億之所爲則爲後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仲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朱子曰五星皆是地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嚴思善曰山川之精氣上爲列星今按諸家皆以星宿爲地二五之精氣上結成象于天者誠爲不易之論又按臨川吳氏言天開五千四百年輕清之氣勝上始有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又歷一萬八百年濁氣摶在中間者始凝結堅石而成土石木火四者成形而共爲地如是則地未凝結之時在地者未成形而在天者何以成象乎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斯二說比

之諸家辭優而與呂說不相妨學者詳之

張子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致堂胡氏又即其說而推明之皆不易之至論也南軒張氏說大略亦與此合但其言人遭震死者而其背髮髯有火書篆文不類世間文字神物主之烏能如是朱子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神物氣聚則須有縈迴便散既有神物則震死人書其背夫復何怪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為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贖死之恩今按前後身之說始于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

不辭而斥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如此耶

蘇子瞻應制科策有曰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今按六韜一書吾嘗以本文辭氣當時事實及前漢書藝文志唐李衛公問對等書攷之知其非周太史本文蓋後人依倣而爲之也觀其文伐篇文王問文伐之道太公告之以陰謀詐計至百餘言而不厭亦獨何心哉當是時文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卒商之畔國以事紂守節仗義而爲商之臣子仲尼稱其德蓋以此也今乃與師尚父謀爲伐君之計則是越勾踐事吳報讐之心也豈文王之心乎他如死將之子賛瑨人虜之類皆秦

漢以後之事其非古書無疑矣蘇氏此說雖主為時君用人而言非正為此書而發然亦易為人所信故深辨之

臨川吳氏言漢張良三國諸葛亮唐狄仁傑宋范仲淹四公出處雖不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或曰范公之於孔明若是班乎德則無愧才則差不及耳曰朱子嘗稱范公傑出之才與周益公書又言其才德兼備而謂其不及孔明何也曰趙元昊之才智孰與司馬懿靈武五郡甲兵之強孰與曹魏孔明舉數萬之衆往而伐之而懿悉力禦備之不暇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為師乃幷受元昊之侮慢以中國全盛之力而不能制其死命

後書中至以大王稱之於此一事而其才可見矣朱子吳氏之說蓋特舉其大者耳歐陽公亦言范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爲將之道固當持重然雍容閒靜而坐失機會亦不可也陰符經二十一句蔡氏無註黃氏言朱子所深取者正在此內今反不註蓋不可曉豈先得蔡氏本而後得褚氏本耶別當攷之

陰符經註有曰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今按史記蘇秦爲齊大夫所殺張儀卒於魏申不害相韓而卒韓非因秦飲藥死四子惟蘇韓不得善終如此云爾者蓋以四子所學之弊皆足以殺身赤族也張與申幸而免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倣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然其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髣髴也感春賦有九歌遺意其辭婉其旨隱其寄意于君可謂深切矣屈子朱子其心則一也戊申封事其末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經筵面陳四事劄子亦有曰臣病老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竊恐自今已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也此等語句讀之使人流涕惜其主不能用也其註離騷恐美人以遲暮謂屈原懷君之切嘗恐不得及

其盛年而事之其意蓋亦如此杜詩所謂頗覺良工心獨苦諒哉年譜言先生嘗作臥龍庵祀諸葛武侯門人言其徽意有在竊以爲朱子此意蓋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一隅委靡頹墮不能振迅奮發恢復彊土以雪讐恥故於此而致意焉觀於垂拱奏劄二篇及戊午讜議序反復以天經地義內脩外攘不可逆爲言又與出師二表答華敘等正議等篇相表裏且其詩又有永念千載人心豈今昨之句蓋意氣相合無間古今者也

韓文董生行朱子考異曰嗟哉董生誰將與傳疑而問之之辭也今按小學亦載此篇其末句誤爲誰能與傳註者

不攻本文而曲徇之固無不害亦可見數百年之間而遂爲訛舛若此矧夫收拾補綴於煨燼之中者乎

歷代之將若晉之羊祜吳之陸抗唐之李抱真將鑑傳議皆深與之今攻羊陸則有交歡邊境之失抱真雖善用兵晚年惑方士服丹喪軀其智無足言而載亦或不能無遺議者當時取其一長而不責其備亦或思慮未及而舉彼以棄此歟

文文山丞相爲人賦詩曰悠悠成敗百年中矣看西山曲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泣秋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笑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此或人蓋指留夢炎之流也夫宋亡迨今三百餘年夢炎之墓骨已朽而公之名真與日月同光其視一時之貴富真夢幻泡影露電之不如也

朱子曰莊子言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看得君臣之義似逃不得須著臣服他無自然相須一體之意至哉斯言夫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所謂義也不得已而臣服之則是畏其勢而非所謂義矣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舜稱褚裒之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襄春秋不過言其內有褒貶耳何撰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晉春秋爲晉

忠武録中所録薛能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臥龍此詩含不蒲諸葛之意不當録入也
潮汐之説朱子極稱余氏之説最爲切當如其言有早晚
大小之異則以爲繫于月蓋以水與月皆陰類而氣相感
故也余嘗遊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
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出朱望則長朔望則滿由是
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豐山之鍾霜降則鳴亦氣之
相感也
周子愛蓮説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在目
前蓋不必求太極於梅枝而全體呈露矣邵庵虞公四愛

堂記有曰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無所不愛也而所愛亦豈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與道爲體也其樂爲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愛而私也栽之培之煦之潤之附益其不及防閑遠去其爲害者皆其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寓其意焉非溺情於形質之偏也姑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彝倫之間飲食男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淤而不染乎明宵洞照安行無爲而不矜說以索隱行怪者非所謂濯清漣而不污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亭淨植者中立不

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爲可愛者乎今按虞公此說雖不主於發明此篇然其雍容整暇言有盡而意無窮亦可謂深知周子之愛而善於形容者矣學者合而觀之由辭以求意而於道也其庶幾乎

蘇子瞻李氏讀書山房記極稱公擇善讀書而遺其書以淑後人且言古之人無書可讀而皆明於禮樂深於道德秦漢而下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學者益以苟簡今之士又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一篇反復致意于斯歸退之送諸葛亮詩有云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嬉翰逐鴻鵠蓋言覺往從李繁游讀其家藏書而學必有得

也柳子厚亦言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朱太史當元末授徒義門鄭氏取其累世所積書而閱之其後送東陽馬生敘尚謂少時家貧無書借之而讀手自抄録日夜不倦精勤專一而學所以成也凡此數公皆一代儒宗其言類皆若此而其德業文章卓然名世者又豈窮一經用一歲月之功而能然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何天之衢亨是故博以求之於散漫不一之途約以會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後可謂之學豈可以率易苟略而求之哉

劉靜脩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

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蒼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輞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氣象不侔矣燕平學仙臺詩有云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三山巨鰲簪世人蟻虱然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使無不足道信有亦可憐桃源圖詩云但至于今又千載不聞更有漁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曾祭酒長春宮舊杜詩有云仙道諒未然誰能識其故則騎墻之說也元詩體要馬伯庸無題詩有云秦氏故侯歸漢主石家小婦嫁孫郎此語深有諷刺豈以當時宋之宗族舊臣有再仕於元者而發歟

葉衡題畫馬圖詩云澗有清泉原有草不知何苦戀金鞍此蓋譏士之慕恋於軒冕不若隱退而自適其性也

莫誠父掉歌第四首云小魚易釣不值錢大魚徃徃潛深淵漁者日取小魚去還使大魚長棄捐北蓋以漁者喻君相而以魚喻人材也言當時國家雖多方求賢然而所獲皆一才一藝之人至於卓偉非常之士則多隱于深山大林之中必待上之人致敬盡禮然後出雖欲致之而終不可得此詩與唐陳陶閑居雜興詩意相類所謂六義之比也

宋誠夫大都襍詠詩云茶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此蓋四十時所作也猶有少年之態又云狗者已仕明

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語涉譏刺大抵如蘇劉詩

傳子全寄修史諸公詩云仙李摧殘六十秋此言唐亡已久矣又云剖犯北去空亡晉言契丹德光滅晉而北歸也剖犯五代史言德光死衆剖其腹實以鹽載北去晉人謂之帝犯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兒顏亮伐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稽楊維楨之論最爲確當後之作者必有取焉

松雪翁子昂題岳武穆墓詩古今絶唱竊謂趙公宋之宗室宗國之喪原於殺良將講和之初此等語句悽愴痛憤

非公所忍言也其後賦詩又有徃日與亡君莫問且將忠赤報皇元之句亦不知心安否也今觀元人題閻元亮歸去來圖云文章撐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存何事揮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嗚呼斯言盡之矣至於尊信佛典爲之書録流傳皆非儒者之事也

天台陳剛中之詩豪邁卓異每每驚人其題范增墓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博浪沙云一擊車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搥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此皆有出人意外之見較之杜牧赤壁項羽廟二詩庶幾近之而他作亦

不減此云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爲宰相則有宰相之謨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盖嘗謂讀其書放其爲人能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於懷孟之博與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太息毛生本是忠君客冶容若使留漢宮十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入虜庭去王關寂寞無天驕此盖踵襲前人之意也與王安石所謂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畧同

皆是又說或曰女之不遇亦猶士之不遇也當時元帝按圖召幸昭君自恃其貌之美不賂畫工而卒不蒙寵幸遂致遠嫁匈奴所謂脩正而不蒙福者也此固然矣夫恩寵榮幸可誇耀於一時而未必能垂於永久趙飛燕專寵昭陽楊太真三千第一追至時勢一去廢棄死亡泯沒漸盡卒與腐朽同化若昭君者雖一時不遇而千載之下莫不歌詠而傷嘆之其為孰得孰喪必有能辯之者

張翥仲舉別歸蜺庵遭元末喪亂其詩悠深思遠屬詞命意皆有懷君念國閔亂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交釋大杼其所題詠尤為慷慨悲壯大杼既匿其遺骸又編刻

其詩浮屠氏中乃有斯人乎其張公之惠勤也歟

南柯陶九成所紀古今事雖間有可取然怪誕淫褻之事禍福報應之說雜於其中則非吾儒之所宜言也録中言鐵厓楊廉夫嘗以宴飲中見歌兒舞女纏足纖小者取其鞾擎盃以勸客號爲金蓮盃且謂其踈放可喜予則以爲此小人處富貴之態也曾謂儒者而有是乎且馬融絳帳之設君子譏之謝安東山之携賢者恥焉陶教秦弱蘭之事遺笑千古楊公以一世文儒嘗預脩元史不此之監而乃放曠於禮法之外甘酒嗜音隨俗沉浮至以女優貯酒而飲其有玷名教深矣陶氏不爲掩覆顧反誇道而筆之

於書冊中以為後人勸後誨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吳中見有鐫孟雋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案也歟

楊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響諸體咸備其用心亦勤矣邵庵虞公敘猶嘆其知言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歷漢魏晉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意又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於此焉變矣元人雖變宋習而又過於工巧所謂氣運使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學者善擇焉而已

魏伯陽參同契有云牝牡四卦以爲橐籥俞氏註曰橐即韝籥其管也卦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之闔闢坎离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蓋韝囊即鐵匠鼓風之袋籥即袋口過風之管括蒼劉氏所謂宵鼓之以徙鄰之韝是也今按晏氏既以爲韝囊又何物也不知橐與籥本一物而以籥爲三孔笛則是又以爲二物矣不知其言繼體復生龍明指震卦而以復卦言之亦不識何說也又謂朱子無師授口訣不能得其術今觀其感興之詩與夫以三光陸沉溫養子珠陰在上陽下奔之語爲要法豈真有所不知者哉晏則學儒不至而流於技術窺覘想像於

形似彷彿之間偶得一二遂自以為是豈亦果有教外別傳而得仙家之要訣乎乃敢以是而短前世大儒誠可謂不知量矣曲折戾九都朱俞皆無註陳註以為九都之府不知何所指也其仙家之隱語乎

河詖臨星紀兮今按兩雅抑抑氏乞巧文河詖蓋牽牛之異名俞註以為其位在斗牛之間不知的指何星也

腐露其形骸陳註言學他術者往往致於死亡腐臭其形骸豈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蓋謂丹成之後血肉之軀亦能飛昇變化不特蛻骸之身為能然也俞氏則謂踏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

豈可以血肉之軀投界水火乎今按陳俞皆自謂得仙而其言或相同異(何如)

故為亂辭朱俞皆訓為謬亂其辭晏氏以為如楚辭亂曰之亂蓋述廬陵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晏說為是其以空同道士鄒訢為朱子寓名則亦祖他說也浦陽吳立夫論倭書蓋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倣司馬相如諭蜀文其末所述諭其王之言雖古之辯士莫能過也其他大將觀日兩賦與夫形釋秦誓論補牛尾歌辭等篇皆雄深卓絶真先秦先漢間作者前輩柳待制黃侍講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自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將黃柳

之門而有得於吳居多所著龍門疑道記蘿山雜言六經論七儒解諸子等辯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蒲天下文傳四夷爲一代之宗師也歟

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得於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他文如井牧愼習尚賢廣謨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有關世教庶幾韓子原道原性諸篇其亭鄭氏心學圖說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主辯釋老而參以先儒之言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嘗謂仲申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於白雲許氏之所傳耶

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温蘇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許公有仁高公季迪皆元末遺才其學最稱該博編摩著作直欲跨越董馬班揚左思范曄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習而不能純乎盛唐之音論者以爲不古若也諸公既没作者輩出求其精著述之妙窮述作之工無愧於西京盛唐者猶未多見也

永樂中閩人林鴻字子羽爲膳部郎中以詩名嘗吟絶句數首作憂遊仙記言憂入武帝瑶華洞中與仙女賦詩倡和女云其詩每爲其父録入露光集中如一鳥鏡天坪萬潭花雨香等句尤見稱賞此事之妄不必深究但其中詩

如赤欄馬道掛雲煙夢入瑶華小洞天塵念一崩仙境閉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誠為清新婉麗一時諸家有所不及近年晏鐸採

國朝諸公之作編為鳴盛詩選而以鴻作弁諸首其中去取雖或未悉當亦可謂之知詩者矣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己意故其言詳其事覈有功於兵家太原劉寅作六書直解証據經史辯折舛謬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讀之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可謂深於兵法者矣蓋河東風氣剛勁而鍾於人者亦皆奇偉魁傑故其見於言論如此

劉侍講宋論三卷議論精確文法嚴密反復曲折說盡事情但其搜英宗之小失而不察其賢哀光完之卑屈而不責其懦又謂南渡之後相雖有鼎浚將雖有韓世忠岳飛諸人止可以保固江左不可以恢復中原嗚呼使高宗苟能踏雪讐恥付托岳飛專意進取而不惑於姦檜則金虜不日遁矣又況韓劉二吳皆良將乎劉公言止可恃以支吾而不能制吳乞買粘罕之死命斯言恐未為得也又云子朱子非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蓋集同時湖浙江西之大成今按邵菴虞氏因論周程張子之學繼之曰先元晦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臨川吳氏論道統亦謂朱子集

周程之大成由是觀之則此說亦攷之不審矣其論蜀黨洛黨相攻以爲賢者自不相攻意亦未盡夫程氏蘇氏之學術言行其是非得失見於諸子之論辯詳矣後之君子欲求至當之歸以朱說爲主而考其果孰爲是果孰爲非孰爲得孰爲失可也今乃惟知斥其不當分黨相攻以較其曲直是非而不顯著抑揚取舍於其中是使羙玉琁玦混然無別而於直儒俗儒之學又孰知其所以然而決其何皆也哉此外褒貶予奪無大遺失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爲詳悉觀者若能以史爲案以此爲斷并取羅氏遵堯錄李氏長綿等書參攷而折衷

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畧矣

長春真人語録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修荅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日可辦供祀之具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理閑情念保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曰其師弟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為既為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凡此數條皆推老以附儒雖先賢格言不過如此但未知其果能踐其言否而不自

欺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勇於自治者其孰能之昔金華許子有曰省編一帙凡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絶筆今劉氏道家者流宜其放縱於禮法之外乃能嚴於檢束如此可謂暗合道妙矣使其從事於吾儒之教其所就豈可量哉

胡推官朱子大全一序余近讀之覺得其中鋪叙不甚詳備脉理亦不通暢如曰聖賢之生豈偶然哉關教化之盛衰係吾道之否泰竊謂氣化盛則聖賢之生必得位以行道氣化衰則聖賢雖生居下位而道不得行所謂關氣化之盛衰者然也而又曰係吾道之否泰其意亦謂聖賢生

則道泰聖賢不生則道否語意重復而非文字之體矣既曰扶持名教而又曰振立綱常名教之與綱常亦有異乎六經之中精而性命道德之微麤而名物度數之詳大而修齊治平之具細而動定衣食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尝車上下內外本末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具也今而曰觀其發明之旨則帝王之大經大法無所不具則是六經所載止是人君可得而用乎至於奏劄之類又皆子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者勉齋黃氏所謂立朝之言論叔縣之設施者此也綱目一書續春秋之筆削定千載之是非乃棄不言而曰述劄奏以啓人

臣忠義之心何其烈之甚歟又曰先生既沒道不與之俱沒書之幸存而名與之俱存言天地人物之理固不隨一人而存沒也聖賢名寫天地亘古今而不磨者雖云待書而傳然其所以傳者是果待於書耶抑攷是書雖賴其重刋復文誤字間見層出不可殫舉亦由校正之人不知道者也

林泉隨筆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林泉隨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作者 張 綸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國難後一律九折